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第四號

專供參閱  
請勿外借

中央宣傳部國際傳媒局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481-507

OCT 2 1944

第一頁

藏書圖立平北

英美輿論對中國的批評（其二）

二、政評中國的言論

美國輿論的政評中國，自從一九四三年七月畢格（A. Bissell）在遠東觀察雜誌發表其「聯合戰爭中中國之任務」一文，同年八月鮑爾曼（T. M. Baldwin）在讀者文摘發表其「我們對中國太多為意而無效」，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勸修德（Theodore H. White）在生活雜誌發表「生活雜誌對中國的報導」似乎已當達到最高峯。自此之後，此風似已稍減，從本處較美利堅處的報告，最近報章雜誌對中國的批評，已有漸漸好轉的趨勢。在英國方面，最近一二年來，其輿論對我國現狀，也有嚴刻的攻評與挑撥，但大都限於短章小評，很少像美國那樣的長篇巨論。在沒有討論到正題以前，上述的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為讓目錄，我們把那些不利言論歸納為政治、國共問題、軍事、經濟等四個項目，國共問題原在政治問題的範圍之內，因其有極大的重要性，所以特別提出，另列一項。

甲、政治

美國輿論對我政治方面的政評，最重要的一點是說我國政府不民主，專權霸政，鋗制輿論，統制思想而有法西斯的傾向，畢格於其「聯合戰爭中中國之任務」一文寫：

「戰爭之初，中國欲借與其自辦政治與經濟改革擴大與加強統一團結的諾言，並沒有履行。事實上，這種谎言，在戰爭初期就已消滅的了。」

對中國政治的諾言，在書面上最具体的表示，當屬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漢口國民黨臨時中央執政會議所通過

封建國綱領。該綱領對於民主政制的規定，原非毫無缺點，然而這個也未見良好。於是抗戰第一年內這個優美的政綱，立刻變成了令人痛心的陳述。

該文又稱：

但在國民黨中國，因為領袖們不願意與封建制度較戰，全國動員乃大受妨碍。他們從未作積極的努力以剷除地主高利貸制度。自從沿海口岸及其產生的資產階級有了運動之後，地主成了國民黨政府經濟的主幹。

同時，官僚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工業生產。很多工業成了政府的獨占品。他們不必與私人工業競爭，就去益而不減。私人三級的吳業農業，對於革除封建關係是很有價值的，產經濟實之當時尤感需要。但在這應當鼓勵私人企業的時候，它却這樣地受到了摧折。工業階級數量與官方的眾多削弱了他們跟地主官僚政制的搏鬥，給行政機關中國封建制度添了一根新的支柱。

這種情形之下，對於民主的改革或擴大人民自由，不能有其正樹進步。一九三八年曾一度考慮吳施憲政政府，欲求新政治地東諸高國。國民參政會原可被認為國家的立法機關，但非國民黨的代表却在急劇地減少。多省都設有省參政會，其中國民黨也小心地維持着統治的力量。在那所謂蘇聯之中，原色指組織人民代表的地方政府計劃，可是僅還人仍限於受過國民黨訓練班訓練過的人，而人民投票是直接的，與保甲制下的家族單位相聯繫。這種情況對於有效而普遍地纠正國民黨官僚政治，沒有什麼希望。

華氏於其告論中称：

我們並且還須認識國民黨中國正過渡着難關。要想求着國民黨有遠大目光的分子改革重移，大膽地与陳腐舊制廁形絕緣。人民的禹心力現已異見鴻濶，尚處不革新，這種不歸順的現象將有增加的趋势，而中國將來的領導者據將過渡到國民黨以外的進一步分子方面去。

賽珍珠(Dearl S. Buck)著者於生活雜誌的“中國之危機”一文中称：

我從中國傳來的報告，頗有跡象可尋，證明中國的戰爭已

小便是人民的戰爭了。過去不久，中國那時偉大的自由力量，總已漸漸沉默。中國過去兩代，他們發為主義的中心是學生，占教員。這些青年才知義分子對於國家財政貢獻非常微薄，這國府可此無。他們的勇敢，他們的自我犧牲，甚至以至畏縮精神及對廣佛對舊官僚腐化的纠正極有功績。現在這些學生是停止開口了。中國商場的情形愈甚，省僚力量亦愈見增加。政府中均高壓分子，其高壓手段也更本加厲。重慶這個地方，貨物率高，通航不可駛，凡是需要自由的人，都得到上海或杭州轉運於嚴屬了。中國反民主力量的增長不僅因為封鎖語言論自由，官方用少彈壓的工具，真使民主國家應有的特權，被毀過於嚴重了。中國反民主力量的增長不僅因為封鎖這些武器，我們的軍事援助，就可以制勝這種勢力。現在三所以上在加強，因為我們对華援助差不多都是財政方面的。中國人民起義了，這是一個嚴重的危險，正在要求美國政府把這種借與人民的人民去用反為人民而用，不至為私人利益而助長任何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團體。他們說，這種情況就是美國由我們引導，所以這種錯誤也應該指責我們。

白修德所作軍迷聯志對中國的观察文中称：

『軍事政治三點睛，却不可歸咎於我東。中國政府，所以封

鎖之時，是有別途可循，就是以步兵的革命一號，向人民反自由如毒藥子，中國更易由兩端，而給予更多自由。自由者，立馬殺戮，但中國政府却採取不關，而以關內最硬情的官僚，紅髮妻獨行，作為備製政府及國務三用。』

『據瞭解中國的政局，必先瞭解其政府組織，操於一黨之手。』：必賴居位要處的人，方能從私人生路上，費到該黨的力量。舉凡作家、戲劇編製者，電影商，以及一切從事公爾普表的書畫者，均受檢查制度之控壓。報章的老大，即沈家，封緘過半，財政、外交關係，以及政府人物，均不得聞。誠討議中國政事的報紙是大公報，其中有關內最能幹而最自由的是山西人。一九四三年初冬，該報刊佈了一篇河南災情，均有力報道。該報並未提及會考勸業或政府均云能，但即因些被便立即被封閉了三天。『……在重慶地有一切公

共同問題的意見都是該黨的態度，更切身一毫毛，就是桂利該極力組織的態度。

前的國民黨被一些腐敗的政治黨徒所把持，這些人集美國垣，專尼英民主及西班牙檢閱制度的最惡劣點，兼而有之。……其最惡劣之徵象，厥為流利國內的是是……就義以來，教育水平，江河日下，中國一方面由於戰事的影響，但畢竟從自由云遭受到創傷，與司其咎。教育在課室中間，不得討論國家問題，他所降將上峯制定的信函，口譯演述外，其他一概未得自由。

白氏又論到對外秘密的檢查問題，他說：

中國政府很奇怪，非但不讓中國的開發訴諸於美國人民之前，反而放逐掩藏，墨守着一九三八年及一九三九年的一項詞藻，為政商藏匿美民，使之不明瞭中國的實力，於是對於在華的外籍記者施用一種可取的檢查制度，這種檢查制度是愚蠢的，因為列強東南的大使館，收集了半島的資料，向其政府做了很多報告。

本年五月五日美國外交政策會議上，由外交政策公報中所引，*(Lawrence K. Rosinger)* 也有類似的批評：

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記者，定眼看重慶特科，嚴厲的檢查制度，除了承認中國的形同之地少讓他們報導的最差，有可能且壓制相當重要，而沒有完全關係的乃是，中國委中國政府在一年抗战之前，已兩十年的歷史，尚未忍怕于被有成績的內戰的可能。美國（英國）亦復為之覺得重慶嚴厲監禁中國人，由政治主張而活動，大足以增強國內的壓抑。中國教育希望重布，高爾華告現先進國民党的學校受訓而到了美國，希望美國之深，其思想將為須臾不受影響國外的中國官吏所監督，這尤其引起我深的不安。

上述句修復的那篇文章，並且說到我們因交通阻梗，而引起了政治上的不良現象，他道：

現在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被封鎖得水漫不通。自一九三三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全靠自己生產，當

千輛。兩年以後的今天，能在全國正軍行駛者僅五千輛而已。其餘，則已破舊不能復用。這兩個數字固非差額，表示著楚齊的產量。這就是說，若有災荒，就沒有車輛輸送糧食，也沒有車輛把災民移為災區，餓莩道，拘食人肉，鄉村荒客入城，同舟也都是難。沒有便利的方濱，起原料送至工廠，同時也等於說，將多省集中統制的力量日見縮減，名義區的擴張，逐漸被其侵有為救車的小皇帝。同時也等於說，中央政府的米糧久命令，無隔首都一哩或一小時就多一輪船來廈門登陸。<sup>註四</sup>

除了政府我們不民主之外，另有事應再一點，就是說中國所有能外銷的鐵向，本年五月一日生效，羅遠海社詳有一段說道：

我向修德的報告去看，他所透露的重慶官方的美國排外狂，或許是最令人覺得因懼。民族團結，本是國家最大的需要，亦為孫中山先生建國計劃中三大柱石之一。但有些中國人把它過分的強調了，變成輕視一切外國人，令人想起那種瘋狂的拳匪運動。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英國出版的《世局評論》（Review of World Affairs）中称：

在自由中國排外的情緒最近大大增長了。對於外國人極少容忍之心。我們必須面對這個事實，蓋日本軍人之亞洲的宣傳甚多在愛國的中國人中間也曾生了影響。次之，在戰爭的緊張情形之下，毫不足奇的，極權主義的方法正以驚人的步子邁進着。

又為本年三四月間英國所刊的國家新聞通訊(National News Letter)第40、340、340、340、340等連載的“中國現狀”一文說道：

<sup>註三</sup>這種滑稽的排外（指排斥英美人之意）是當時中國人民差不多都有去年英美政府的聲明行動廢除了以前所謂「不平等條約」下的一切權利，改善了這情形，但還未能盡為思想的那麼圓滿。

過去中國人之厭惡外國人，以英國人為最美國人次之。但這種情形因美國陸空軍人員之大批來華已經改變了。美國人有時之所感覺不滿，蓋因他們覺得許多中國人未盡

戰時應盡之義務，或因中國商販對他們索價太高，或因他們親自受到不愉快的遭遇，為被窃等寺廟情。中國有時尚有匪患的發生，在這樣情形之下，美國人在學美語的中國人面前時或坦白地表他們的觀感。這種故事經過了你傳我說，每每一原來的口語添了許多枝節，於是引起中國人均不快，而且中國人有時非常震怒，因為有些美國兵說他們精神頹靡。尤其更甚者是許多貧苦未受教育的中國人不瞭解戰爭問題，認為美國人是很討厭的，破壞了他們的生活，並需要消耗他們極缺少的糧食。

## 乙、國共問題

關於國共問題的批評，其歪曲事實，為共黨片面宣傳，譴責我政府者，莫甚於上述畢松氏的一文，其言曰：

一九三九年之初，國民黨的保守分子，對於共黨八路軍及新四軍在日人占領區迅速的規復與重建工作，不勝驚異。起初偶有小衝突立刻變為尋常。一九四一年初，重慶軍事局（即新四軍）非法定義，接着就欲消滅其司令部，指晁光的統治地位。中央政府對於八路軍的贊助同時停止。國民黨以五十萬大軍向封禁南將軍為統領，色圖陝甘寧邊區而於此時開始。

④ 大約在珍珠港事件一年或一年餘之前，就確確鑿々地出現了兩個中國。各有各的政府，各有各的軍隊與領土，更重要的是各有樹立其政治與經濟機構的特處。一個就是現在一般所稱的國民黨中國，另一個是共產黨中國。

這不過是一句有名稱來區別，若要形容得確切一些，一個可稱之為封建的中國，一個稱之為民主的中國。這種說法表示了它們今日的實際情形，也是兩個中國體制上的真正區別。

⑤ 我們破分析它們的區別，先要認識我們並非在討論不相干的抽象問題，一個是民主中國，一個是封建中國。它們的体制对今日的主要問題有十分切實的關係。兩國中國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即以為決定基礎。它們解釋及明白表示了為什麼國民黨中國一度要請求立刻有大規模的援助，甚至必須改變聯合國的世界戰場，它們同時也解釋了為何國

民光華隊使日人傷亡之數比較八路軍四軍使日人傷亡之數在日漸減少。

<sup>據</sup>正式官方的報告，國民光華隊每年使日方傷亡的平均數（六十六個月計算）為三五四九三人，而八路軍（五十八個月計算）及新四軍（四十八個月計算）每年聯合平均數為一一三三八人。就最近一年的比較（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其光華隊數為國民黨一八二、一九四人，八路及新四軍為一三〇、一〇人。易言之，國民光華隊初上場每年平均被敵總傷亡數約百分之一七十六，而一九四一至四二年之間減少到百分之一五十八。而八路及新四軍自占後數約百分之二十四，增加到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二。

此項比較的重要性是封鎖及外國援助問題與它都不沾半關係。在許多方面，完全都是國民光華隊佔了便宜。國民光華隊下的人氏較多，土地數為屬應，而方面相差懶殊，中國人民所用。自新殊港事件以前直到今八路及新四軍受差而面的色圖，一面是日軍，一面是國民光華隊。

所以双方殺敵傷亡數字的差別，祇能以兩箇中國動員人力物力之效率高下來解釋。這個問題使我們對於兩區域不同體制不得不作一番檢討。

所謂美國的中國，他們動員作戰力量之所以成功，在於其領袖能解除世紀末桎梏中國的封建鎖鏈。達到這個目的，次非片言一語所能易成功也。經濟改革及政治改革，兩者互相關為用。整個計劃的基本工作在於土地改革，即經濟封建制度加於農農民的奇捐惡稅及高利剝削予以取締。農民為該區的基本生產者，中國其他區域大率都是為地主委員，實施着嚴格的方管理制農民對於他們鄰人

有些什麼，大家是明瞭得非常清楚的。

這三個新中國的廣大區域之中，有村鎮農業區、送達會、民選的行政長官，完全代替了封建農業中國的舊專制制度，那些議員及行政官長不受或僅受菲薄的酬報，在經濟上也不優越於一般的人民。

這種民主體制結果在整個經濟方面允許作大規模的自給競爭。不必採取官僚式的物價統制。像在新美倫城市集中一樣，在他們的社會之中毫無統制物價的必要。在鄰居監視之下，沒有地主或商人能從事於囤積居奇。在地方民主體制的監督之下，在相當限度之內，地主及企業主人得自由擴張。他們的企业甚至鼓勵他們擴張，而有許多人也藉此這樣去實行。

即然強制會議也不能称之为共產主義，它实在是把資產民主體制的精髓實施於農業社會。延安的領袖們見到這種办法是極為有效的。資源對抗日本問題最拖要的答覆。他們同時痛斥這是舊中國封建桎梏轉變為現代國家的方略。

白修德一文論國共問題者也很少不符事實。但比數均還稍稍有些持平之論，尤其他說抗戰——在一向由中共單身坦坦現在讓我們來看他的說法：

當然中國國內黨政治機構及領導地位的現狀而論，國共兩黨的南戰簡直有不可避免之勢。假定來一個歷史奇蹟，日本人明天即被擊敗，蔣委員長的軍隊凱旋式地進入南京，那樣可能在六個月內，摧毀紅軍，或燬兵而威，使其屈服。但東洲戰爭是一個長期戰爭，在此期間，共產黨逐漸增加其據勢。正像鄧托元帥在巴爾幹半島所為一樣。在同時期內，國民政府來了一個腐蝕作用，使双方实力成為半斤八兩難以決定。眼光銳利的觀察者相信而亦希望在日本未敗之前，國共勾結，不主就爆發出來。兩黨的領袖均深知為一旦內戰爆發敵人就可長驱直入。

國民黨控有大部份的自由中國，其最高希望，認為使世人知道中國是聯合統一的。這使他們在國慶會議中發言時振振有辭。所以他們的檢查制度，對於遠在國外的宣報凡屬

少於華北美黨活動，以及遠東國內反對國民党政權者，一概  
要加以扣留。

這裏吳上中國共產黨獨立統治有華北很大一片土地與  
人民。他倅于中央政府之間，有一道噶漢，他所駐在華慶山  
代表蘇聯為外國的大使一樣。國民黨方面就其力量所及，盡量  
削減其軍隊底就其軍的人數，約有數十萬之衆。當日軍與我  
于山東、河北、山西、苏北多處，他們一切均能參接濟，轉為守矣。  
政府崎嶇，人情滋滋，掠得當地民之夫頭，他們的軍器，有奪  
自日軍者，有自己土製者。他們善渡河，在我赤延郊區之河上  
步去勢，若造謀突擊，出吾日軍軍營，如火燒蠻蠻，為大大的士  
士一報。

我們在此提出美軍的存在及重要地點，必謂重述一項  
是即抗戰之重地，却一句由中央軍担负的。中央軍隊易取  
以濟制敵，于吉桂，為吉光桂及長沙之病，掠衛上海之戰，  
則軍械以及近來山谷區及該倉庫均我爭。

美產光油漆水，完全為中央軍所封鎖，切断其一切補養。  
也許有十師滿龍郡南，本可作抗日之用，現在却用在陝西中  
原，作為邊防軍之用。……甚至匪區舊用品，侵擾美軍之用者，  
亦被中央軍的堵截扣留下來。

<sup>三</sup>去幾曲，共產黨問題，是中國最感棘手的而部政治問題。  
而又有三個極大勢不可知的因素，愈形複雜，這就是：中國共  
產與苏联究有什麼關係？除非共党与苏联外交政策相  
連繫，能據消息知道，否則中國當動搖地不能有所取舍，而外  
人亦去該桂許矣，最後次矣。

一句為中共宣傳的美國作家文諾（Winston Churchill）於本年  
六月十日出版的星期日晚郵刊載表一文，題曰：「六百萬共  
產的盟友」，竭力誇張其軍的力量与战绩，於其結論中称：  
就他們（指共黨）運動員教育萬事與去判斷，他們的武器與  
手式或並不很高，然而与中国别示而那些躲在安全根据地  
者，若動靜而受到蘇國軍大接濟，則軍隊比較起來，他們的  
士兵比人多深刻的印象。

感覺到驚恐。官方人士告訴我，這種活動是不合法的，祇有國民黨才始有權。當日軍奪回失地的主權。一九四〇年，重慶軍隊攻東北四軍而被解散之。當時或許因為海內外輿論如此對這免不了內戰的說法。接着完成了一種尋找狀態，指自以三以十八集團軍就沒有領到糧餉了是不得不自建美械政府。八月廿四日，中原人民訓練最精良的部隊把其監督調了起來，新絕他所占其他自由區的接觸。封鎖鄂贛桂湘委員長部下將三十及三十八集團軍。他們擔任了這項工作，就去後再參大抗日戰爭了。

### 該文最後段落表着危言聳聽的議論

中國的政治前途，為其本身的问题。美國人不虞干涉他人的內政，或多不可免，這使我們質疑了國民黨，但戰爭同時也逼迫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那國政黨。華北的罪責也對着我們的需要日見急迫。如果我們為改變到這種艱難地步，幫助國民黨單獨對共黨從事商討，這是精勞而無功。國民黨過去半个多十年的時間去扶助共黨，結果是失敗了，即使有我們轟炸機與戰鬥機的助威，必將否認此的今日於人，比過去更是大大地發動來。並且你一旦在蘇東顧，他對於這種衝突，如何看淡，就誰也不能預料的了。

本年一月二十二日，英國出版的《英國與中國通訊》第三九

### 四、著文稿

現有英席由迎擊而中央政府不等對戰事結束就要採取行動設法解決西北共黨的勢力。先發制人，蘇聯為中英軍隊時有衝突，双方都以衝突的責任歸咎於對方。實情雖不容易探悉，一般印度認為政府方面先打開火的，難則政府方面之力加否認。但他們說，如果共產黨越出指定的範圍以擴張地盤，就難免衝突。並且根據理由的聲言，任何政府不能容許敵人掌握自己的軍隊。共產黨同羅素正確的理論，即聲稱着，他們的軍隊不能保障該黨繼續的自由存在，以及共產分子的安全共產的原則久已為政府軍隊的包圍，接濟物品，連匪徒材料都不存遺迹。——共產黨對於國民黨及中央政府關係，是中國現在占將來的三個最大問題，許多人固然

覺得委員長頗有開明的途徑以解決這個問題，但赤產黨本來信誓旦旦，說都持這種主張，率員表鄭重聲明，承認其產黨為合法政黨，必復放棄他們的軍隊，但赤產黨卻在現在國民黨政府之下沒有法子保障他們的政治自由。

本年四月十四日出版的《美東雜誌》(American),有一篇署入美區的英國人名司林德賽(Michael Lindsay)發表了一篇長文，題曰：《共產治下華北的現狀》，他竭力贊美共區的軍事政策及經濟設施為共產作片面的宣傳，該文最後一節稱：

共產黨是華北的主要勢力。八路軍是共黨組織之一而整個的華北，共產黨一向是新政治社會制度的主要組織者。但華北的組織，絕非是純粹共產黨的組織。即在軍隊及民衆運動團體中間，亦有若干非共產黨員，而在民政機關裏面，有極多的共產派官吏，以及相當數量的國民黨黨員，色共者參共區教育局的正副處長。

目前共黨的計劃，其大綱見之於毛澤東的《民主政體一書中間。此項計劃鑒於目前中國情形之下，共產制度無法實行，因此擬定一個長時期的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民主政制下進行，其間政府僅對於若干主要工業，參加管理，並施以相當統制，以限制共產黨的政策。華北的農民，歡迎良好的政府，以及民主的組織，但他們對於共產集體大農制，勢必反對。同時在現時組織能力水準之下，為欲實施某種具體計劃的經濟制度，勢必立即引起混亂狀態。

不幸得很，國民黨與中共之間關係惡劣，歷來常有種種糾紛，有時並發生武裝衝突，其中以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間之冬季，中央軍與共產軍四軍在安微的大衝突，最為嚴重。國民黨中若干人士生怕共產也將要在華北成立一個獨立的赤化政府，或者使華北變成外蒙古的情形。但共產一切政策的宣布，均深調希望中國的統一，以及與中央政府的合作，而在目前華北的實際沒有一件事情，不適合于鞏固民主中國的。共黨嚴密的政治組織曾引起許多的猜疑，但事實上確為吳施反復優勢敵人游离戰的必要條件。

鑑於近數年來共黨政策之改變，以種宣言，也許不能引起讀者的十足信仰，但在事實上，目前的政策為唯一可以取

行的政策。實行共產主義于華北，是一個不能實現的政策，並不是共產黨的支點，而共產黨倘若以至高獨立運動為政策，則勢必一失其目前的政治教育，並且要使現時的組織分崩離析。共產領袖若欲組成一個獨立的華北政府，置之于苏联統制之下，則其政府及軍隊中大多數的人士，勢必表示反對。華北共產，对于中共猜度，認為是一種可笑的推測。

國民黨方面，对于共產的態度，一向不大理會。國民黨一向堅決反對八路軍增加其合法的軍力，但倘八路軍事實上真未真的增加其數量，則唯一的設想即為將大量土地送給日本人去管理。再者，國民黨時常責備八路軍與敵人通商，但事實上從中國政府把貨物運到較遠的游擊區，交通極為困難，非但如此，中央軍並且一向对于鄰近共產轄區的地方，加以封鎖。

未來內戰的危機，太部由全視戰勝中國政府而形成。如果我們苟且可以說，中央政府為对于華北現時的組織存心異圖，則必是蓄意不願改良政治。中央政府倘欲廢止民主組織，而行淑復者日有勢力的黨主和高利貸者剝削農民的剥削，墨的官吏，狼頤為奸，則勢必遭受華北人民的一致反對。也許因此會發生內戰，相反的，中央政府如果是一個民主政府，對於華北目前組織形式，加以承認，並從事擴展，則決去衝突的理由。這樣的一個中央政府，會贏得事實上華北已從最退步的地區轉變為中國最前進的地區了。

本年三四月同英國國家新聞社刊印中國現狀一文。

### 論稱：

中國政府對於掩蓋中央与訓練精良之共產黨軍隊，向來極為狡猾。設這有一外籍新聞記者，以此情形詢問中國政府當事人，他嚴厲地答道：「這好比家庭間的口吵，去煩他人，這問題就得解決，在國外愈少宣揚愈妙。」

不幸得很，這情形現在之善足陳，距陽解禁的日期還遠得很，而且國共的衝突影响了中國抗日的鬥爭。共產黨的主要兵力是十八萬軍，該軍完全控制着西北廣大的地區，中央軍的警戒部隊，三面被國共產黨、政府停止供給共產黨軍械的發送，薪餉或軍火，至少已有二三年之久了。兩年以前，馬

北地區的鬥爭，形成了鼎足而三的局面，有中央軍、共產軍和軍最近，共產党和封鎖共黨的中央軍時時青牛小接觸，但這種衝突，只限於局部小規模的行動。

這種情形令人傷心之處，蓋以這個家庭的爭吵，使幾十萬中國善戰部隊去謂的彼此互相殘殺，而不去攻打日本。不幸得很，當中國的命運蔭茲危急存亡之秋，尚有這種頗氣和山江國共双方，莫應共同負責的。

<sup>④</sup>重慶官方的說法雖很樂觀，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以前中央政府命令解散了的新四軍，迄今大部還存在着。我們在將來可能再聽到新四軍的消息。

#### 四、軍事

本文第二節開端提到的鮑特溫，他是美國紐約時報相當有名的軍事評論家。他在去年八月要讀者文摘所發表的那篇論述中國軍事上公然的文章，曾引起了不少讀者的注意，實在是中傷中國非常厲害的諱言要語。現將該文重要部分錄於次：

<sup>⑤</sup>中國並不是像我們所謂的國家，它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光過去現在都沒有戰勝日本，就我們即刻戰役的意義說，它也沒有勝利而是失敗的。它現在既非將來亦不能成為轰炸東高云屈服的空軍根據地——除非我們能闖闢大規模的供應幹線。並且祇是供應中國，也還無濟於事的。就我們對於陸軍這個名詞的定義去衡量，它還沒有真正由陸軍。它的軍隊多半指揮不良，不能有效利用現代武器。他們需要加緊連續訓練，以及能幹的將領團結起來為同一目標而效忠。今日中國缺少這樣的好將領，許許多多將領仍是以前的軍閥。不過穿上了新軍裝，戰爭之於他們，簡直是擴充勢力和營財的工具。

中國的臭榮情形，祇有少數的美國人知道，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今日其軍事情勢非常惡劣，已兩年於茲，以沒數年大概會達成惡劣的。日本差不多占領了全國所有有價值的部分，它所為要都一一加以占領。

日本早已窒息了中國的經濟生活，一切中國主要海口大通關，以及華北若干主要錢倉都在它的掌握之中。因為過

去年來日本不遭重大困難，也未曾消耗大批的兵力，而占領了中國很大的地區。這種占領不但沒有消耗日本，且使日本在經濟很佔利益，而且就軍事方面說，中國比日本更快地趨於衰弱。

馬歇爾的戰役 日軍也沒有失敗於華軍之手。他們保持著主動的防守同時並利用中國作為訓練場所，遇有需要的時候，日本守軍就在未占領的中國地方，進行討伐式的侵掠。有時這種軍事行動受到阻抗，但大都能達到目的地，驅散華軍，自身勇勇喪失一些士兵或配備，然後再回到原陣地，藉以給子華軍以宝贵的訓練。

中國的公報多半是沒有價值的，得不到真實情形。苟使日軍遭受傷亡的人數，就是只有中國宣布之數字的一半，日本現在必定也大感人力缺乏了。有時候中國所報道之戰役，那地方實在並沒有大戰，他們常以小規模反游擊戰勝大為之稱戰役。

但范氏却也承認中國對共同勝利的功績，他說道：

這一切並不是說完全沒有希望。中國的精神並未破碎，此戰鬥仍不可能。日本的佔領華陽，在中國涼惠崑崙鐵路沿線，及重慶政府在渝陽區多少保有勢力之下，也不能大大減少其數量。約有十五至二十二個日本陸軍實力內四分之一是這樣被牽制着，這是中國對於陽列綿長不斷的大貢獻。這貢獻絕不能低估其價值的。苟中國被更停止戰爭，則中國之力量對抗我們的兩棲攻擊。

然而他接着又說道：

但藉着目前的中國軍隊，絕對不能把日軍驅出中國。這些軍隊其中有數十萬是游擊隊對重慶政府極有殊遠的聯繫或是若干地方將領部下組織不嚴密的部隊，他們的作戰，主要為着劫掠。他們活動的時候，好像刺在日本人肉裡的一根棘刺，其功用而不過如此而已。

在印度由兩三師中國軍隊為保衛緬甸之戰的殘餘，他們曾幾次地威成將軍部下美國軍官的良好訓練與配備，在雲南有附近緬甸邊界的地帶，尚有其他良好的中國部隊至重

慶及揚子江一帶亦有一些。

就是這些部隊，（軍印單可能例外）也有很大的缺點。他們紀律鬆懈，多不懂戰術原理，武器和配備缺乏，火砲和坦克很少，而機械化配備更少。軍火的供應很慢，並且不能像許多美國人所想像的那樣，在中國建立空軍即可驅走日寇，這是完全所不行的。空軍想是要為中國占領區之那樣龐大地區的敵人，這在歷史上尚我不到立論的証據。我們的經驗明示着非全力以赴不能擊敗日本。欲把二十餘師在華日軍逐出我們能較利用為轟炸東京空軍基地之外，在中國勢必建立強大的陸軍和空軍。如果欲扼制空軍根據地，此種陸軍必須由美國技術人員及美國戰鬥軍隊配備及增強之。去年杜立德轟炸東京之後，日軍首動的戰役就是表示的這個意義。杜氏及其航空部隊預定於一占領區中國人所駐守的基地降臨，那次空襲之後，日本人顯然認為美國的轟炸機係由那些基地起飛的。日軍就嘗試攻勢，很容易地突入華北機場，毀壞了機場，然後退歸原陣地。假使從今後將時常轟炸東京，或者陳納德將軍統領的美國空軍成為日本供應線的威脅，敵人必立刻出面攻擊這些空軍基地。中國的軍事力量，不能阻止他們。

白修德<sup>1</sup>生活雜誌對中國的報導一文，真批諱我軍東方而者則有下列的說法：

<sup>1</sup>中國軍隊開拔是徒步走過的。一千五百哩距離的行軍竟不徒步，乃是目睹了這種營養不足，衣服破爛，赤着腳登山涉水的士兵，才能瞭解悲慘兩字的意義。在行軍途中，有時沒有糧食供給，士兵甚或整天不吃東西。士兵或把軍毯售給村民以換取食物，夜間則睡在山中，大家摶着以禦寒，氣有的中途死，亡也沒有人救援他們。我知道有一隊伍自前線開拔到沙方的集中區，行軍五百哩，中國死掉了百分之一三十。到達目的地後，經美籍醫生的檢查，有百分之十五患着肺病。這個部門的情形當然特別惡劣，但中國軍隊裡患肺病者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英文又謂：

臺灣生產數案固屬保守秘密，但任何人未曾直接受到

以種數字壓力者，絕不能想像中國戰爭之困難。小型武器之生產，步槍及機關槍彈，其數量真是少得可憐，半斤稍有理由而方參謀，決不敢以為少，可見稀少的國軍火器，遠遠落在作戰軍火短少的後面。可見中國人在任何情況之下，避免我們的習慣慣中看出来。軍火之重要，遠較土地為甚，因此美國將領，儘量在軍械及彈藥上着意，年累月，以至一隻船，機三國。

### 英國出版的《國家新聞通訊》則謂：

我剛讀到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泰晤士報》載載黎賓斯的一篇文章，他說：「像戰爭這樣危難時期，有一種不同往常的影響，假言之，缺少毅力氣節的人，則日趋墮落，而奮發者為若則淬勵而熟，愈能盡其大公去私之努力。這情形現在中國是很明顯的，中國是我所見英勇的盟友，作戰最久，大半數中國人民身受利敵，都切實獻身於社會。黎氏所謂切實獻身社會一語，恐怕未免言苟其實，至少不通。關於中國由這個中心區，固有不少人表現着真正英勇士熱誠，而中國大多數人民對於這次戰爭的危機並未做到這點。」云數發壯的中國青年，對於這次戰爭未盡其力量，對於戰爭努力也何嘗不盡其責，原來日本國民人力之國家的人，看到中國這種情形，半都感到驚異的。

中國固有大量的人力，但未能善用人力，盡因許多變過教育的人民，未被徵召從事戰爭努力，而他們本身，一無說來，也沒有志願願從軍。這是過去情形，最近徵求學生志願軍，應徵者則為數頗多。

###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國出版的《世局評論》：

中國人民大約過着一部分的中國。現在對日很少有組織的抵抗，北部各省的分離也許即在目前。……中國人民在過去幾年患難之中，其英勇精神已成全世界的口頭禪。但我們不能不說，這種豪爽還藏了中國軍事及經濟的劣點。中國若干最易為最重要部份都在日人手中而重慶的軍隊對於青壯大規模攻勢以驅逐敵人，既更效率又去組織，使應該歸屬的政府，非總理當時，不能希望中國軍隊完成大規模的戰爭任務。打開供應路線，本身就需美軍隊的艱巨工作。

統治這需要供應及組織中國，建立起完全承認的軍隊來。這任務是巨大的，也需要頗重的努力及久長的時間。

賽珍珠在其《中國之危機》一文中說道：

「其次是中國軍隊的一個大問題，八萬軍與國軍的分裂，仍舊存在，雖則大軍都承認委員長為領袖。……而國軍的基本士兵面對着嚴重的困難。其中三分之二的士兵甚至未經戰鬥而死傷。空虛即謂大受疼痛與營養不良的摧殘。中國軍隊某些士兵缺之將軍的未糧，而漸漸挨餓。瘡痍癩疾，及熱病不過美其名譽。不僅如此，自從麵包失陷，中國與外界隔離以來，我們已停止把卡车、船、飛機、汽油送去，軍隊遂自動彈不得之勢。中國軍隊去防禦運動，士兵就在駐守地點長住不來，薪金甚少而半挨飢餓，軍官則做起生意來，也就是搜括當地人民的金錢。」

### 下、經濟

「現在在其聯合戰爭中中國之任務」一文說：

「他們指中國政府並不努力於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民主政治的促進，二者乃是戰時經濟有效動力的先決條件。臺灣人民是不良，於是再採取着傾向於統制經濟的政策。官僚主義、統治者濫取財物，因以而生的代價，重加之於少有限的生產力量，成了戰時努力的一種累贅。」

「縱使如此，仍不能有適當的物價與物資統制以應付通貨膨脹的趨勢。國庫糧食與機械取材為國民黨中國通貿易問題的關鍵，若要取歸，除非統制的工作，真正消滅農業的地主們，於是地主舊站在封建的地位，任何中央政府決沒有辦法。派遣數倍於地主的官吏，去施行光的紙幣統制，結果官僚制度自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作戰努力的經濟基礎，就一天二天地增加了阻礙。」

「國民黨經濟狀態，國外援助的真正關係，在這一點上就顯得一目了然了。所以這樣的經濟狀態為進行戰事的基本，仰賴國外經濟就變得非常迫切了。……中國自己這可謂是有效的反攻，當然需要外界大宗的接濟。然而在未

到那时期以前，应当最有效地利用及思索其既有的资源。本年三四月间，美国所列的国家新闻通讯社第四〇二四三、四。四号，述述中国的现状，一文称：

中国通货膨胀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长此以往，不加遏止，中国货币立刻有更成一文不值之危险。本月初，一袋生活程度，较一九三七年高出三百余%，仅成都，未偿半至每斗八百元左右，麵粉每斤（约重一磅）每斗分之一五十六两，每袋售價兩元或磅瓦，正逐渐缩小。实际上，中国的生活程度，在去年十二月迄今年三月这三個月内已增加而倍。

物价便上最近的影响怎樣呢？这样数字，對於佔中國人口大半的小個農民多大影响，因為這種人不信任中國貨幣，所以货物交换办法互通有无，他们許多人的日常生活已不能与世界接轨了。

至于公教人員及其他，他们的收入，不是停滞不動，就是利整轉太慢，老跟不上的物价便高漲。通常，通货膨胀，帶給他們百十的困難与贫困，有些人营养不良，甚者赤裸裸，拳打而說，甚至四肢瘫痪，医药昂贵，病人深受通货膨胀的害处，所以戰後中國，無數人民，大受威脅。

中國士兵，商賈及少數的食糧為國家供給外，其他一切也不堪設想。即在一九三七年，中國士兵的薪餉，已少得可憐，何況他對薪餉，在目前所必需的通貨力，祇有在一九三八年的一半分之一。

同時中國未加管制的通货膨胀，助长為種的貧弱，以及黑市貿易。

通货膨胀，原因何在？通货膨胀的漏洞有些是不可避，因为中國最富庶區域，已淪入日寇之手，這些富庶的地區，在戰前是中國國家收入的大本源，中國和世界的隔絕，蓋莫能舉。但最大原因，是中國政府政策想法管制物价，却跟通货反向，中國政府却以印鈔票，维持其勢力之費用，全系鴻耗徵收戰稅，開暢財源。

中國政府这样遠程政策的結果，富者不負戰時財政的責任，而或時機率利，分子，則任處相馬，而相馬是國中國政府，豪言人當答覆詢問時，想為中國經濟而難，他說中國經濟大

半仍停留在中古時代的經濟狀況，行政上種種因循甚大，完全的租稅政策之弊病固難而矣。有些不滿意的觀察家（包括中國人在內）據報章，中國有勢力的銀行財界已頗是否只圖增加他們的金融力量，不惜破壞中國當前的督撫、巡撫等官員，這般人忽視了壽委員長最近的宣言，意謂倘債本半是革命精神和農國情緒的人民，物價狂漲，尤是道德沒落的表現。

白修德<sup>1</sup>生活雜誌對中國的觀察一文，言及中國經濟者而著述下：

中國政府的預算平衡，其紙上數字，全屬子虛，中國半戰時舉目其妄報簡單，農夫生產而歸東西；他生產食糧，他生產光子，政府向其徵稅，取得食糧，即復以之食糧，供給公務員工人及軍隊。政府更徵農夫，取其兒子，補充前線士兵之虛乏，農民是戰時中國最大的原料。

中國第二個大問題，就是通貨膨脹。中國國內，並非真正收入的資源，既去大宗的稅收，又去大工業之利潤，中國戰時財政，端為鉅額錢幣。去年一年中，增發紙幣達四百萬萬元之無，流通國內，今年尚數倍，一定更較去年為大。

通貨膨脹為抗戰之絕大威脅，這不僅由於經濟恐慌而由於其所引起道德上之空果。中國內部，官私双方的腐敗，到處充斥。因為貨幣價值之跌落，人民對之不再重視，而對於銀圓金錢之爭取，亦復不再重視。任何地方，任何方法，只要能達獲得金錢，儘管取之無碍。中國國內，政府與農民接觸之處，主特使放之人，即可出錢運動，免去兵役。徵兵的轉運，糧食的儲藏而分配，一切都有勒索等等虧敗事情。有一次，一位美國經濟代表，要想運輸大批糧食，經由湘桂鐵路，運至廣東，救濟災民。他沒法弄到貨車，若運，直至找到一位官員，付去數萬小費，方才達到目的。

通貨膨脹最可憐的是，即為一般中國社會誠實規矩人士，中間產生了一種否定主義的思想。公務員之倚賴薪金為生者所受的痛苦，遠過於其他戰時各國的工人。許許多多的中國公務員，都是誠實規矩，不願越軌投機。他們賣掉自己身衣服和首飾，生活于陋室之中，工作于敝舊的辦公室中，向

友人賃債度日。

如以清形，遂產生了兩交戰國同一種最奇怪的現象，即在中日戰後，中國產生了雙方米糧的商業。這種雙方的關係，就是對于軍官所營生的惡果，他們藉此濫利，往往不顧使中國糧價最高處，傷害生計。在中印邊界有一處地名，一支中國軍隊，真的被日本所殺，而擄掠米糧，取給養於敵人的寶源。

封鎖方通貨膨脹，及其精神上道德上的惡果，有應歸咎于戰爭。政府云更換或更巧之手段，決沒有方法替中國獲得更多的車輛、銅電力、藥物、非密封鎖打破，不能達以目的。中國任何政府，也祇能採取通貨膨脹一途，因為國內除米糧外，毫無別種收入。而若欲再多向人民榨取，必即發生大規模的社會革命。

(本節完，全文未竟。)